

天使半张脸

◎ 沈思源 著

我的情感炼狱生涯
长篇自传

ANGEL'S FACE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天使
半
張
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半张脸 / 沈思源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1
ISBN 7-5008-3232-X

I. 天… II 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752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编辑室) 62005042(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45450
网 址: <http://www.wp-s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9.62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从天堂归来

——自序

我去了哪里，我是活着还是死了？没有人知道！我就像从城市的上空中蒸发了一样，突然消失在我的生活圈里……

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只是当清醒的山风透过开启的车窗扑打到我的脸上时，有两行热泪从我的眼里滑落。我活着，我居然还活着！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当我终于慢慢平静下来，翻开杂志，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可以让它很短也可以让它无限地延长，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赋予生命更多的意义。其实，每个人都和一棵树一样，最可怕的不是外在的风暴，而是内在生命力的枯萎！活着，千万别错过生命；活着，就应活出自己的阳光！

是啊，一切外在的不幸相比我的灵魂，它们是那样的卑微和弱小，我怎能让它们如此轻易地吞噬我弥足珍贵的生命。我要活着，更坚强地活着！当脸上的泪迹渐渐褪去，我内心深处那种消极的情绪开始慢慢减弱，而另一种创作的激情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深知，要把自己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但我希望在这本书中，您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您或多或少都能

从我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说我的生活是很多人生活的一个缩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活下来而且把我的经历包括我对生活的感悟写成书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在我们用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和大理石把自己所处的环境打造得越来越坚固的同时，我们的心灵却变得越来越脆弱。身处这样一个纷繁多变的时代，面对着社会的竞争、生活的压力以及情感的困扰，在某个时刻，我们总会想到死。于是，每天都有很多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一手策划下瞬间陨落。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在多少人为之痛惜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

我不知上帝是否会嘲笑我们人类，给了我们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可我们却在做着这些愚蠢的事情。是上帝在愚弄人类还是人类在愚弄自己？事实上，这些自杀的人大多聪明、理智，甚至对事物都具有极强的分析力和洞察力，但就是这些平常为人们所看好的人，他们却不时地感受到孤独和痛苦，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他们不知该何去何从？于是，他们只能以死作为人生最终的抉择！他们以为，只要生命结束了，一切也就结束了，于是，不该发生的发生了……

很多人经常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价值和目的？我无法准确地回答生活的真谛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只能把我自己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写下来，奉献给您！邓肯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有勇气把自己真实的生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但今天我想如实地再现我自己的灵魂以及原本属于我

的最隐秘的一些行为，因为生活的真谛也许只有在回顾中才能悟出。而当您看完了我这段渗透着多少血和泪、掺杂着多少痛苦和欢乐；理性与感性纠缠、现实与浪漫并行的人生经历之后，也许您会比我感悟得更多！

我一生都像是生活在戏里，在不同的场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我的人生经历始终充满着一种传奇、浪漫、悲剧和在困境中不断重生的童话般的色彩。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我，四岁时，亲生母亲听信谗言把我送给了别人，养母对我施尽了暴力，童年与少年在别人的眼里是鲜花是欢笑，可在我的心里却是泪水与黑暗。十六岁那年，学习成绩异常优秀的我却被养母生生地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被迫成了一名纺织女工。但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我自学完成了汉语言专业的所有课程，我比我的很多同学更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接下来我做过民办大学的校长助理、四星级涉外旅游饭店的销售经理，而后又开始从事自己的生意，走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直到最后成为一家外资企业的总经理……

一直以来，我都在痛苦和挣扎中日复一日地忙碌着，而今我却戏剧般地坐在这里开始写起了我的书，我才觉得我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着我天性中该做的事情。

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谈我的工作，事实上，这十几年，我的感情生活比我的工作更多姿多彩，但也更让我痛苦不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相互影响着。包括今天我之所以会想到把自己一个人封闭在一个边远的西部小镇来回忆我的过去，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感情的问题。

其实很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只是我一直在等待或者说创造一个合适的机会，因为我希望自己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再来为大家展现一个在逆境中积极向上、充满爱心、极富魅力的成功女士的完美形象。但现在，这一切已全部改写，我恰恰是在我人生的最低谷写下了我生命的历程。

当我回过头来看我走过的路，我觉得我所有经历的磨难都是上苍对我的一种考验，而今，我的生命正在以她特有的方式绽放新的光彩。是啊，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件伤心失望的事，就摒弃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失败很可能就是变向的顺利，最低潮也可能就是最高潮的开始……

谨以此书献给我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同时感谢那些帮助过我或伤害过我的朋友，阳光总在风雨后，不管怎样，我感谢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是你让我懂得更多！

沈思源

于2003年8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不幸的童年 001

四岁那年，母亲把我带到了一户陌生的人家，最终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从我的视线内消失了，她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这样，我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第二章 苦涩的少年 013

我发现床单上很多的血，我以为我得了什么怪病就要死了，可养母却又叉着双手骂我：“不要脸！”

第三章 寻找出路 031

十六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从养父的口袋里偷了一百块钱，天还未亮，我就悄悄地坐上了去省城的汽车。

第四章 失身与尊严 035

我的初夜失身于一个曾为罪犯的男人，我并未觉得这是我的耻辱，我只是认为作为女人，我已拥有了最初的尊严；而作为人，我信守了对他人的承诺。

第五章 第一次走进酒店 048

我在常务副总意味深长的目光中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走在软绵绵的羊毛地毯上，那感觉就像走在云朵里。

第六章 我的初恋 053

躺在床上，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我会是童话故事里的那个灰姑娘吗？这个高傲英俊的男人真的会爱上我吗？”

第七章 地狱里的挣扎

064

当往事成为回忆，它却在悄悄地折磨着我的心，而已渐渐模糊的痛苦，又像幽灵一样地向我袭来！

第八章 流浪的日子

134

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拖着虚弱的躯体，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只想离赵达越远越好，远得他从此再也找不到我

第九章 梦回梦碎

157

一颗漂泊的心跟着一个流浪的人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但从此我的身边就多了一个保镖，我终于清醒，有些东西是无法更改的。

第十章 走出坟墓

162

站在法庭我泪如雨下，爱情本来是非常美好的，可因为无知和暴力，却让原本美好的爱情经常表露出狰狞的面孔，我真的不希望，人世间因为暴力的存在，让我们少了很多的快乐，却多了无尽的痛楚。

第十一章 情殇

171

在这寒冷的夜里，我们互相依偎着从对方的身上去感受温暖，我不停地在寻找一种感觉，甚至有点竭尽全力地想要让自己变得幸福，但我怎么也幸福不起来。

第十二章 理想的事业

185

如果我能称得上是一个特别的女人，那么构成我生命特殊性的并不是我对本能的顺从，而恰恰是我对本能的一种反抗。当我终于又一次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并努力地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再次获得成功时，我才真正体验到这种人生的喜悦。

第十三章 遭遇激情

208

如果这一刻，不能让肉体长久的压抑得到释放，我们都觉得它会爆炸，我们不顾一切地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它爆炸之前先把它引爆

第十四章 离别的日子

233

罗京生终于走了，他把我的心也一并带走了！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我的魂似乎已经不在我的身上。

第十五章 别后重逢

242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缠绵，我除了一腔柔情，没有一丝的倦意，相反，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已获得了足以盈满的力量。

第十六章 悲剧拉开帷幕

251

我不知道是人在控制命运还是命运在控制人，只是总觉得有些神秘不可知的玄乎，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爱人，就这样突然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第十七章 死神的召唤

288

我感到绝望，经历了这么多，我真的感到一种绝望，对生命感到一种完全的绝望！那一刻，我就觉得，终于有人点燃了我一直想要把自己毁灭的导火线！

第十八章 重生

292

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都会望着对面的小山坡，为生命的存在是如此的美好而感动！我对新的生活充满了爱与感恩，我真的要感谢上苍，它在赐予我美丽的同时也赐予了我智慧和坚强。

后 记

296



第一章 不幸的童年

1

我出生在一个江南的水乡，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父亲还在部队，我无法知晓母亲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并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才生下了我。我只知道她不喜欢我，尽管我长得跟我父亲一模一样，高鼻子大眼睛卷头发，小的时候，我可爱极了，除了我母亲，谁都喜欢抱我，逗我玩，大家都亲昵的称我为洋娃娃。

四岁那年，我在我们家后面的那条河边玩，结果一不小心就掉到了河里，在我即将沉入河底之际，适逢一位过路的老伯把我救上了岸。虽然大难不死，但也让我难受了好几天。据说第二天我母亲帮我在一个瞎子那里算了一卦，瞎子说我这个人命太大，家里根本就容不下我，要我母亲趁早把我送了。

几天后，我母亲对我说：“灵灵，我带你去外婆家玩好不好？”

不明就里的我拍拍自己的小手高兴地说：“好啊好啊！”

接下来母亲帮我换上了一件新的花布衫，惹得我的姐姐、妹妹羡慕得要死，直在一边嚷嚷也要跟着去。母亲坚决不让去，于是在姐姐、妹妹的哭喊声中兴高采烈地与母亲离开了自己的家。

一路上我都很兴奋，两边的景色在我童年的眼里就像是一幅幅的画，偶尔我还能从母亲拎着的那个竹篮子里拿到几颗蜜枣，对于儿时的我，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虽然在石板路上走了一个下午，

但因为东西吃，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乏味。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从茅屋走出来一位穿着斜襟褂衫，神情慈祥的阿婆，她的牙齿整齐极了，后来才知道那是假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她的微笑，她看着我满心欢喜的样子，叫人很温暖。我站在一旁，我母亲在跟她低头议论，但我什么也听不到。

到吃晚饭的时候，桌子上围了一桌的人。那个奶奶就坐在我的旁边，不时地给我夹着菜，有时还会爱怜地摸摸我的头；而坐在她一旁的是一位面孔黑瘦、胡子花白的爷爷，看着他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似乎在他的身上总是笼罩着某种阴影；再旁边是一位显得有些柔弱的中年男人，但他的五官长的很精致，他的鼻子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雕塑那样，挺直俊美，后来他成了我的养父；在他的旁边坐了一个男孩，大约十一二岁的模样，他的脸长的跟他父亲一样俊秀，他老是用他那大大的眼睛盯着我看，大人们都叫他阿海，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哥哥；再旁边坐着的是一个黝黑粗壮的妇女，她的两只眼睛就像两个铜铃，盯着我的时候就像要吃掉我似的，让我感到很害怕。我就不停地问我的母亲：“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外婆家？”

可我母亲总是说：“小孩子哪来那么多的话？快吃饭！”我就只好闷头吃饭。而这个时候，我身边的奶奶总会夹一筷子菜放到我的碗里。

晚饭后，母亲没有带我去外婆家，而是留在了那里并与阿婆住了一宿。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听见我母亲小声地在与阿婆嘀咕：“我这就走了，以后就把灵灵交给您了……”

小小年纪的我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一骨碌爬起来，用小手揉着睡眼蒙眬的眼睛哭了起来，嘴里还一个劲地喊：“姆妈、姆



妈，不要扔下我，不要扔下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可我最终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从我的视线内消失了，她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就这样，我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2

应该说，在我奶奶在世的这段时间，我还是比较幸福的。

奶奶生了六个儿子，她的六个媳妇又给她生了八个孙子，也许是物以稀为贵，作为奶奶惟一的孙女，她特别地宝贝我，走哪儿都把我带着

还有我那个叫阿海的哥哥，用一块木板、四个小滑轮做了一个小拉车，经常拉着我到处跑，那时坐在那个小小四轮上，觉得自己就在天堂飞，是真正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心飞扬。

不过，我哥有时候也会欺负我，他最绝的一个把戏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他手里拿着那东西，然后对我说：“妹妹，你说要吃就吃得吃，你说不要吃我才给你吃，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啦！我不要吃！”

他说：“你自己说的，你不要吃，那我就不给你吃了。”

然后我又喊：“我要吃！”

他又道：“跟你说过，你说要吃就吃得吃！”

重复了很多遍以后，我还是吃不到他手里的东西，而此时，他就开始得意洋洋地享受那些东西，那神情就像享受着胜利的果实。我就骂他是无赖，有时我也会哭，这个时候他就会把剩下的都给我。

哥哥对我最严重的一次暴力行为，令我至今难忘。那天他在地里干活，给了我五分钱，让我去小店买几颗花生糖。结果在我回来

的路上，我吃了一颗觉得很好吃，就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全吃完了。等哥哥伸出手来向我要糖的时候，我怎么也找不出来了，他拿起正在种豆的花锹就往我的头上轧了下来。我记得那次我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我的头发上都是血，我的衣服上也都是血。刚好我养父正在不远处，听到我的哭声就跑了过来，看到我头上鲜血直流，他就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包住我的头，抱起我就往医务所跑。那天的我就像是一个血人，那几颗花生糖便成了我这一生吃过的最昂贵的糖果。为了这事，我哥也没少受罪，被我奶奶骂个半死没说，还罚他两天没有吃饭，尽管这样，我和我哥的感情还是一直很好。

3

记忆中，奶奶和爷爷特别恩爱。有一天，我爷爷要去离家比较远的一块地里干活，也不知怎么回事，平常很怕爷爷的我，那天非得让我爷爷带着我去地里，奶奶拗不过我，便答应让我跟着去，并再三嘱咐爷爷看着点儿。

我跟着爷爷走了不少的路才到了那块田地，爷爷让我一个人在一边玩，而他就开始挥起了锄头。我在田野里时而跑啊跳啊，时而又静静地蹲在那里，看那些花花草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直起身来寻找爷爷的时候，我发现爷爷不见了。我一边不停地喊：“爷爷！爷爷！”一边飞快地往我们自己的田里跑。

我终于找到了爷爷，他躺在地上，我叫他，可他不理我；我拉他的胳膊，他一动也不动。我终于害怕地大哭起来，我的哭声引来了很多在附近干活的人们，他们一看不对劲，便急忙找了个担架把我爷爷抬回了家。

我记得当时家里聚集了很多的人，还来了医生，后来爷爷又醒过来了。医生说：“如果再晚一会儿，恐怕老人家就归去了，不



过他的两个眼睛却保不住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爷爷的眼睛从那以后就瞎了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灾难，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变得不爱说话。我奶奶一直说，我是我爷爷的救星，可我爷爷第二年还是去世了，这让我很难过，奶奶的情绪也因此一落千丈。

没过多久，奶奶就病了，她瘦得很厉害，我开始害怕见到奶奶，后来她就被送去了医院。那天晚上，我养父去医院陪我奶奶去了，我跟我养母睡在一张床上，我做梦梦见奶奶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手里夹着一把雨伞来找我，我害怕地到处躲藏，可她总是能找到我，我就吓得哭了起来。我养母被我吵醒了，就很不耐烦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把我的梦告诉了她，并对她说：“我好害怕，我怕奶奶已经死了！”

“你小孩子懂个屁，快点睡觉！”说完她就侧过身去，不一会儿就传来了她的呼噜声，但我一直没有睡着。

天快亮的时候去，我养父从医院回来，他对我养母说：“阿娘没有了。”

我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奶奶真的死了，我感觉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待我最好的人离我远去了！我是那么的悲伤，以至于在奶奶的灵柩出殡以后，我还不停地在哭泣。我没想到的是，我的不幸就在奶奶去世的同时开始了，那年我刚好八岁

4

奶奶出殡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听养母在对我养父说：“你妈死了，那个小鬼怎么办？当初可是你妈要把她领养过来，我先告诉你，我不喜欢小孩，就是阿海一个都把我给烦死了，现在又来一个“拖油瓶”，我看还是把她送回去算了！”



然后我听到养父在说：“小孩刚刚养出头了，你看她多可爱，你就忍心不要她？”后来，他们的说话声就越来越小，可年幼的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早上起来，养母对我说：“灵灵，你已经八岁了，从今天开始你应该做饭、洗衣服了。”我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饭？只是面对养母，我不敢说半个“不”字，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的话在家里就是圣旨，就连我养父也不敢违抗。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做饭的情景，因为我们家的水泥灶很高，所以我不得不用椅子垫着才能让米下锅。那天我蒸了两碗咸白菜，打了一碗水蒸蛋，然后拿着那种高高的木头锅盖往上盖，可能是我太小了，我的手劲还不足以稳稳地放下一个锅盖，我只知道当时盖歪了，我又把它移了移正，就去升火做饭了。在用稻草点了火，灭了点几次之后，火终于烧起来了，我的眼睛也被熏得都是泪水。

我不曾想到的是，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我十六岁离开家门，泪水伴我度过了整整八年的时光。

那天饭做好以后，我就兴奋地等着我的养父养母回来，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可等养母回来后揭开锅一看，那碗水蒸蛋倾斜在蒸架上，只剩下碗底的一点点蛋，其余的全倒在了饭里。她挥起一个巴掌，就狠狠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挨打，以前我一直听奶奶说：“阿海他妈脾气不好，老拿孩子出气。”我还听奶奶说，我养母曾经打断了我哥的一条胳膊，后来花了很多钱，到省城的大医院才治好。

所以那天我很害怕，我甚至不敢哭，我躲在灶堂的草堆里，感觉浑身都在发抖。以后我就成了我养母的出气筒，只要她稍不顺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往我身上打。



九月份，我开始上学了，面对着崭新的课本，我表现出在我的同学中少有的那种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对问题的领悟能力，我的聪敏和可爱很快就引得了老师对我的喜爱，我成了我们班里的班长。

我每天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奔波，既要读好书又要做好家务，但无论我做得多么好，我还是经常的挨打。我终于禁不起这样的折磨，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我就病倒了。

那天，我因为得了班里最多的红五星，我高兴得很想跳起来，可我怎么也跳不起来，我感到肚子剧烈地疼痛。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打开大门，看了一眼冰冷的水泥灶，我蹲下身来，我的头开始不停地冒汗，我再也没有做饭的力气，我爬上床蜷缩在角落里，我希望这样养母就找不到我，我就不会挨打。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听到养母回来的脚步声，然后是叫唤我的声音，然后就是一连串的骂声，我把自己的身子缩得更紧，疼痛加上害怕，我终于忍不住嘤嘤地哭出声来。等养母的骂声沉寂下来之后，她才听到了我的哭声，然后快步地朝我这边走来，接着她大声地问：“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做饭？”

我一边哭一边指指肚子说：“我很痛，真的很痛。”她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转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端进来一碗水，接着她擦起了我的衣服，用手沾了点水后就在我的肚脐周围扭了起来。我痛得直想打滚，可她忍着不让我动，还说扭了痧过一会儿就好了。

但四五天过去了，我的病不但没有好起来，相反病情越来越严重，我已经到了粒米未进的地步。养母终于急了，把我送到了乡医院，在那里一检查，我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医生对我养母说：“像沈灵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大医院手术，否则会危及生命。”

这时的养母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了几圈后才抱起我往车站赶去。那个时候，我以为我要死了，我第一次感到了对死亡